

霞光

四川抗洪救灾报告文学选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震光

四川抗洪救灾报告文学选

本社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金 平

封面设计：杨守年

霞 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.5 插页2 字数120千
1982年1月第一版 1982年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5,300册

书号：10118·513 定价：0.55 元

目 录

战洪胜利浩歌（代序）·····	张秀熟	1
霞 光·····	高 缨	3
钓鱼城大水战·····	刘耀辉	15
捕捉洪峰的人·····	张小敏、黄小淳	50
一位女县长的四十八小时·····	木斧、扬禾	69
鏖 战·····	陈 明	89
瞬 间·····	陈建国、赵会群	98
涪江八勇士·····	刘耀辉	115
我们是当代青年·····	张飙等	129
洪峰捧起的报告·····	邓绪东	141
砥柱中流·····	李大业	154
重 任·····	蒋文征	164
自豪吧，工人阶级·····	高 缨	174
收下吧，一生悲喜一颗心·····	刘正成	189
心，飞向灾区·····	晓 枫	198

张秀熟

战洪胜利浩歌

建党恭逢六十年，中枢新组领袖班，四海腾欢拥《决议》，长征道上尽开颜。蜀中自古称天府，一亿人心更鼓舞，夏收方自庆丰登，定教秋成列前伍。忽然天变起苍黄，寒流暖流集益梁，太空有若盆穿底，银河倾泻数日长。轰轰魑魅夹雷电，风狂雨急雾迷漫，排山巨浪天际来，须臾平川海一片。城市高楼泥半封，工厂烟囱水涤灌，百万农户尽失家，公私财产损无算。八十余县号重灾，社队重轻数盈万，白头老叟话平生，如此天灾几曾见？

天灾伴来战天战，抗洪抢险第一线，领导干群齐协力，雨淋日晒忘暮旦。解放军动水陆空，最艰危处首当冲，浪头汹涌高百尺，红旗闪闪白浪中。我经水灾亦八九，救死扶伤未闻有，官绅争发洪水财，化为鱼鳖是黔首，每读杜甫《三川》诗，但惟掩卷难开口。而今躬自履灾乡，大地疮痍实堪伤，突兀眼前呈奇迹，老幼精神何汪洋！岂曰无衣有同袍，岂曰无食有糗粮，箪门茅屋痛漂没，行窝已布在高堂。中枢关怀电飞驰，四方八面齐支援；社会主义真温暖，每到苦来

翻觉甜！自问何幸生今世，激情万丈五内燃：水中夺得新生命，新生力量似涌泉，再接再厉斗天公，夺我粮食要偿还。敢向各方发大呼，还从庶政寻根源，农林水利都总结，好凭规划建家园。

几日闻见我心开，矛盾转化人主裁：人定自有截天力，力量总从“三信”来。今年水灾迥异常，突然袭击势难当，党政军民一跃起，坚持胜利不彷徨。溯源平时有素养，信仰信任信心强，谁复隔岸称智叟，谰造危机肆荒唐！传来简报雪飞遍，几大江流水位敛，田陇已见农夫集，条条战线争贡献，千方百计展智谋，生产自救发宏愿。工程浩瀚事艰辛，百年大业长远看，坚持政策与科学，壮志直欲凌霄汉，行见今日乱沙堆，每每园田花烂漫。

高 缨

霞 光

——金堂县抗洪斗争中的一个故事

一个小小的生命，在母腹中躁动。

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，并不知母亲此刻是多么痛苦而烦恼，更不知即将见到的天地，正在经受一场特大水灾的煎熬。

已经一天一夜，瓢泼大雨不停地倾泻，真象俗话说说的“天漏了”。狂风以粗暴的力，拔掉树木，吹断电杆。雷，在乌云间为风雨呐喊，为四方涌来的洪水助威。北河、中河、昆河的河床，受不了每秒钟袭来的八千四百多立方洪水的冲击，完全失去了约束力，于是，混浊的浪涛就向着岸边的田野和城镇虎虎冲去……

金堂，这个三河汇聚的城市，这个被称为“刮金板”的地方，顷刻间漫进了洪水。

每一个人都惊呼了，每一个家庭都混乱了。

王德英，这个建筑社的年轻女工，这个身怀大肚的小母亲，赤着脚立在漫进屋来的混水中。她显得有些慌乱，平日

清瘦的脸儿更加苍白了。丈夫在青海当兵，母亲已七十高龄，身边也没有别的亲人，这该咋办？！她赶快收拾衣物，又想去取下墙上挂着的那块“光荣军属”的镜框，就在这时，腹中的胎儿一阵抽搐，疼得她差点儿昏倒。老母亲在一边说：“德英，到日子了，快到医院去吧！保住孩子和自己要紧，别管我……”

她告别了老母，拿上钱粮，冒着倾盆大雨跑出门，踩着一尺多深的水，冲出了烟市巷。到了丁字街口一看，大街完全变成了大河，急流汹涌，水势迅涨，阻断了一切车辆行人。暴雨和洪水浑然一气，全是个水的天下。王德英湿淋淋地站在水中，她束手无策了。

“王德英，快到这儿来！快！”

她听见对面县银行大楼的窗口，有人在大声喊叫。

银行的年轻干部郭大明，原是认识王德英的，他赶快冲出大楼，蹚过急流，双手搀住了孕妇。

银行行长吴诗祥，正在大楼里布置抢险，他喊叫着，指挥着，每一条神经都绷得紧紧的。当郭大明告诉他，接来了一个孕妇，他打破历来不接待生人入银行的习惯，毫不犹豫地：“安置下来，好好照料！”

陈登华和几个女干部，立刻伸出了温暖的手。她们把王德英接到宿舍二楼的房间里，给她换衣裳，端来开水和饭食。

洪水每一分钟都在上涨，半米、一米、两米、三米……

所有的铺面都淹没了，一切大楼的底层都不见了，街树

只剩下树冠了……

四面八方传来了呼救的喊叫，时而响起求援的枪声。灾民们爬上了屋顶，攀上了大树，逃上仅有的几块高地和不多的高层楼房。

县委、县人委和人武部的干部们，满身泥泞地在洪水中搏斗，救人，救物资……

王德英却在银行宿舍的小床上，静静地睡着了。她梦见自己的爱人，正在青海高原上持枪站岗。亲人，你何时回来呀……

黄昏，小城内外再没有往日的美好景象，再没有老人散步的拐杖，和出没于河岸的情侣的背影，没有歌，没有笑，没有霞光……风雨晚来急，越来越重的阴云，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。

银行宿舍的二楼，眼看就要进水了，家属们又惊叫了。王德英不能安卧了。

年已半百的吴诗祥，赶快带人在办公楼边的大水上扎木筏，需要立刻把宿舍的职工家属接到这边来避难。这时，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妻子，而是那个陌生的孕妇。

“先把王德英接过来，快！要小心！”他在风雨中喊叫。

陈登华等人，把王德英从床上扶起来，拉扯着她翻出二楼窗口，木筏上的郭大明等人，小心翼翼地把她接下来，划着筏子，靠拢办公大楼的凉台。

四楼会议室里，早为王德英铺好了地铺。

电厂停电了，没有灯；水厂冲坏了，没有水；厨房被淹没了，没有饭。

银行于部们，把仅有的一点开水，把舍不得吃的几片饼干，送到王德英的面前。

闪电透过窗口，照着同志们布满疲劳和关切的面影。

王德英拉住亲人的手，喃喃地说：“你们……你们真好！”

是的，人们真好呵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有多少干部不顾自己被洪水淹没的家，在小船或筏子上抢救群众；多少工人不顾妻子儿女的呼救，而站在淹至胸部的大水中，扛出库房里的物资；多少解放军战士象冲锋一样，到村子里背出农民老妈妈……在这大灾大难中，一切美好的无私的心灵都在闪光，一切自私、丑恶、胆怯、卑琐的灵魂，都无立足之地！

窗外仍是咆哮的风雨。

腹中的胎儿，似乎知道了母亲的困境，不再翻腾躁动，王德英安静下来。陈登华舒了口气：“好了，今晚可以平安了。”

然而，这半夜的安静，却潜伏着更大的危险，难产——这个可怕的阴影，正严重地威胁着母子的生命。

天亮时，王德英呻吟了，她感到腰部疼痛难忍，而且全身瘫软，连侧身都很吃力。

郭大明快步去找吴诗祥。

“行长，孕妇叫得凶，得赶快想办法！”

吴诗祥锁上了眉头。这怎么办？城里所有的卫生所和保健院，都被淹没了，只有县医院处于高地，尚未全部淹没，但到那里去，约有两公里远，要渡过漫漫的汪洋，特别要经过波涛滚滚的中河。这困难是难以想象的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……这时，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县委会。这就是靠山，这就是主宰！

他立刻叫党支部副书记黄中智给县委挂电话。

邮电局总机传来微弱的声音：

“什么？找县委？……线路冲断了……”

“喂，喂，同志，我要找郑副书记，你……”

“书记们都在抗灾第一线，现在不知在那个机关。我没法给你找呵！”

“同志，求求你，我们这里有个孕妇，有危险，需要急救！”

“哦，孕妇？有危险？……好，我尽量给你想办法找！”

在平日，人们或许会轻视一根细细的电线，甚至话务员也会轻视自己手中的插头，可是此刻，这电线是一条真正的生命线，这插头是一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呵！

在人来人往，气氛紧张的抗灾指挥部里，县委副书记郑玉峰拿起了话筒。

“哦，是银行！什么，孕妇？可能难产？……需要派船抢救？……”

郑玉峰，这位鬓发斑白的老同志，此时已两天两夜没合眼了，灾难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，千头万绪的抗灾大事，紧

缠在他的眉端。若是在平时，派只船算得什么？可眼前，指挥部刚刚组织来四五只小木船，需要运粮、运水、搞联络，要调动船只，真比搬动一座小山还困难。但是他知道，世间一切事物中，人是最可宝贵的，而宝贵的人中，孩子，又是最宝贵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的未来。

他当机立断地在话筒中回答：“好，我们一定设法派船来！你们等一等，……是的，赶快送县医院，要保证母子安全！”

他放下话筒，回身对熬红了双眼的县农办主任易礼富说：“老易，快想法调只船，到银行抢救孕妇！还要想法通知县医院，做好准备！”

“是！”

回答是坚决而干脆的。但是，在这被洪水四面包围的孤立楼房里，是无法调动船只的，只有到靠近城边的广播站大楼，才能向船只呼喊。时间就是生命！易礼富立即赤足跑到窗口，跳出去，沿着搭好的木板，跨到县委大院外的平房顶上去，然后翻过十余栋民房的屋脊，跳进广播站三楼。广播站的同志，立刻拿来了话筒，易礼富用嘶哑的嗓音，对着汪洋上的一叶扁舟，发出了粗犷的喊叫……

银行办公大楼上，王德英淌着泪。她担心失掉联系的老母，惦念着正在回家路途上的丈夫。这时她还并不知道，腹中的小生命，正面临着顷刻就会来到的死亡。

“再耐心点，忍住……”陈登华安慰着。

在大楼窗口，吴行长却失掉了耐心。他已站在窗前等了

一个多小时，一直不见派来的船，他未免焦愁地叹了口气。

忽然，从大街上的急流中，飞来了一只小船，船上有八个年轻农民，赤着膊，撑着篙竿，嘴里打着唢哨，很象水浒中的“浪里白条”。船头一个小伙子大声叫喊：

“孕妇在哪里？孕妇在哪里？！”

“在这里！在这里！”吴诗祥扬手回答。

小船靠拢了楼房，可是在急流中难以停稳。船头两个农民，伸出大手紧紧抓住楼上的雨棚板，把自己的臂膀当成了缆绳。

“郭大明，你护送王德英去医院！”吴诗祥命令说。

“是！”郭大明响亮地回答。

于是，大伙赶快把王德英从四楼扶到二楼，抱着，扶着，推着，把她送出窗口。郭大明已搬来一张木椅放在窗外雨棚板上，让王德英踩着椅子慢慢下来，农民们伸出膀子，搀扶着王德英踏上摇摇晃晃的小船。

为了保护孕妇，为了使小船平稳前进，八个农民汗流浹背地撑着篙竿。这八个赵渡公社的社员，是应抗灾指挥部的紧急调令，自愿集合起来的。这时候，他们的母亲也许正在屋顶上呼救，他们的情人也许正在水中挣扎，然而救灾就是命令！谁胡说农民自私？谁敢道农民愚昧？在大灾大难中，农民，挺着最坚硬的脊梁，忍住最大的痛苦，展示了无私而英勇的品格。八个农民，护卫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孕妇，把她当作自己的姊妹，自己的嫂子。此刻，人与人的心贴得多么紧，人民之间有着多么深厚的友爱啊！

划了一程，船前出现了障碍。要划出城关才能靠近大河，要过了大河才能驶到医院，可是前面偏偏有一道铁栏杆堵住街口，小船没法冲过去。

船停在一家工厂的楼房边，王德英又呻吟起来了。

护送孕妇的郭大明，急得满头淌汗。

这时，正在广播站大楼上的镇长涂文树，立即用喊话通知郭大明：不要急，等一等，对岸往这边运干粮的机动船，马上就要拢了。

隔着工厂的楼房，这里看不见对岸，也看不见正在驶来的机动船。焦躁地等了一会儿，只听得机动船的马达声，停息在楼房的那一边。于是，郭大明和两个小伙子，又一次搀着孕妇，爬进工厂楼房的窗户，穿过器材房，再爬出窗子，踩着个漂浮的汽油桶，踏上了机动船的甲板。

机动船上，县公安局长王明随和县经委主任张声芳，正在船头指挥卸干粮。他们一见孕妇来到，立即布置加快卸干粮的速度。驾驶机动船的老师傅，一口答应空船送孕妇上医院。

暴虐的风雨渐渐停息了，乌云却不愿散去，而汹涌的洪水显得更加猖狂，一股劲地冲塌房屋，冲断大桥上钢筋混凝土的灯柱和铁栏杆。

机动船扎扎地开动了，向着汪洋破浪而去，行了一程，又被一道高墙和铁门挡住了。

驾船的老师傅急了，把船往后退了一下，想另外寻找航线。可是时间越来越紧迫，每一分钟都是个惊叹号。

在这心急如焚的时刻，人民的子弟兵——解放军某部伸出了有力的手。他们从对岸派出一只机动橡皮艇，前来援救了。两个年轻的战士开着橡皮艇急驶而来，一面大声地呼喊：“到我这儿来！”

公安局长王明随刷地站起来：“我送！”

疲乏而衰弱的王德英，已经面无血色了。两个战士紧紧拉住她的手，把她接上橡皮艇，然后发动机器，飞速穿过波涛。

这小艇，轻巧、高速，但摇摆幅度大，稍有疏忽就会翻。王德英头昏目眩，手儿也打颤了。郭大明在一旁挽住她的手，王明随在后面扶住她的背，两个战士盯住前面的波浪，稳稳地开船。这真是同舟共济，五个人一个命运。

要驶到彼岸的医院，必须掠过那被淹没的中河大桥，而那些被冲断的桥栏，象狼牙似地微露在水面上，如果橡皮艇碰在桥栏上，那是很危险的。开船的战士眯着眼睛，寻找桥栏的缺口。好，就要冲过去了，可是急流涌来，浪涛打在艇前，小艇一歪，眼看要闯在一根折断的栏杆上。

“小心！”王明随大声喊叫。

艇前那位战士，伸出大手抵住栏柱，使出全身力气把小艇推后，避免了这一场灭顶之灾。退了几米，小艇开足马力，向着另一个缺口冲去。

四个人紧围在孕妇身边，护卫着自己的亲人。

茫茫的水面，摇晃的小艇，五个偎在一起的人，五颗贴在一起的心……

让那些利己主义者，那些抱着“人不为己、天诛地灭”人生哲学的人，来这里看看吧！让那些一脑子信仰危机，那些吃社会主义而又诅咒社会主义的人，来这里看看吧！他们应该有所震动，有所省悟，如果他们的心还没有死，还没有变成一块烂木头的話。

当小艇正穿过波涛的时候，一个公安干部气喘吁吁地跑进已被大水淹没了一半的县医院。他名叫王道玉，只因为听人传话说“有个孕妇很危险”而跑到医院来报信的。

县医院里，已进行了两天两夜的抗灾斗争。不论院长、医生、护士、职工，甚至连家属小孩，连看守病人的陪伴者，全都下水去抢救药品、器材，医生们不但组成了巡回医疗队，还昼夜不断地接待病号和灾民。他们已疲劳得站不稳脚了，有的医生晕倒在水里，爬起来又去给病人治疗。“四人帮”所诬蔑、践踏的“臭老九”们，在灾难中高高地昂着头，散发着真正的香——革命品格的芳香，白求恩精神的芳香！

妇科医生张琼芳，刚刚昏倒过一次，她喝一碗糖水，又坚持工作。当她接到院部通知，立刻带上护士们，抬着担架在门口的大水边等待即将送来的孕妇。

妇科主治医生李德美，才患一场痢疾，又坚持了两天的救灾战斗，身体已衰弱不堪。但她挺起酸疼的腰，立刻走进手术室，做好接待难产孕妇的准备。

小艇终于到达医院门前，王德英被抬在妇科病房里。李德美医生立即进行检查。

“哎呀！”李德美暗暗地吃惊了。

这果然是难产！——羊水早破，臀位胎，母子生命均有危险。

需要立刻破腹取胎！

正在这时，一个解放军战士连喊带叫地跑进病房：“德英，德英！”

好象神话似的，王德英的丈夫邹高新，气喘吁吁地赶到妻子面前了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回来的？”王德英含着泪星儿问。

“我……”这个平日逞强的战士，忽然腼腆起来，“我从青海赶回来，遇上铁路塌方，被阻在宝鸡两天，今天才……”

“同志，”李德美医生打断他的话，冷静地说，“你爱人需要马上动手术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得商量一下。”

如果平时，邹高新真会红着脸儿，去找连队指导员商量商量，可是眼前……

“不能再商量，再犹豫了，”李德美指指窗外阴暗的天空，“天快黑了，又没电，再耽搁就有危险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那什么？”李德美斩钉截铁地说，“为了母子安全，签字吧！”

“医生，我相信你……”王德英拉住李德美的手，轻声地说。